



聰明的烏鴉

(上)

文 / 林 燕

圖 / 鄭 聆

兒歌中有：「喳喳！長尾低鵲身跳躍，早報喜訊晚報財，長年開懷予人歡，喜鵲飛來笑顏開，烏鴉啼處禍隨來。」

胡適先生早年有老鴉詩：「我大清早早起，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，人家討厭我，說我不吉利！我不能呢呢喃喃，討厭人家的歡喜。」

在中國，大多數的人都喜歡黑白分明，跳躍輕巧的喜鵲，討厭披了一身烏黑羽毛，頗似喪袍的烏鴉。

中國人常說烏鴉的有：「鴉佔鵲巢」，「烏鴉鴉的人群」，「烏合之衆」，「烏鴉不與鳳凰棲」，「老鴉笑豬黑，自醜不覺得」，「塗鴉滿

紙」，「鴉雀無聲」，總以爲烏鴉難看、橫暴、粗暴、聒噪、饞、懶、又奸壞；啄糧食種子，抓小鳥、蟲子、翻垃圾，還吃小動物死屍，令人覺得牠屬壞鳥，是不祥之化身，其實並不盡然，烏鴉合群，義鳥反哺，有孝心，怎能說牠是壞鳥呢？

生長在北平十幾年，老刮（註）是朝夕相見，我房間的小跨院裡，有棟大棗樹的樹枝，自隔鄰新平公寓延伸過來，遮陰了三分之一的院子，時常有長尾巴喜鵲跳躍，喳喳！喳喳！的談笑唱歌，偶而也有過路烏鴉小憩片刻。

管家老吳，如在內一

烏鴉，吸不到水，便飛去，陸續的叨些石子來放入瓶中，等水面昇至瓶口時，便喝了個大飽



一進大院掃地時，聽見喜鵲叫，看見我便道喜：「二小姐，今天您有喜鵲啼叫啦！喜鵲啼叫！考試準好！」

如果換了烏鴉，哇啊！哇啊！啼叫，便不由分說，緊走幾步，舉起掃帚把牠們趕跑，嘴裡還嘮叨著：「真倒霉，老刮大清早的就來咒我！」

我愛動物，對鳥類一視同仁，對烏鴉也沒

有惡感，還覺得牠們有雄性美的粗獷美，聽到老吳罵烏鴉，還替牠們暗中叫屈。

女師附小三年級時，在兒童寓言中讀到，「烏鴉渴了，看見人家院中桌上放了一個長頸大肚的玻璃瓶，有大半瓶水，便用喙去吸水，吸不到水，便飛去，陸續的叨些石子來放入瓶中，等水面昇至瓶口時，再去用喙吸

飲，便喝了一個大飽。」

讀後，便時常幻想烏鴉叨石子放入瓶中畫的畫面。有一天上美術課，老師出題目自由畫，我出奇的高興，馬上把烏鴉叨石子放入瓶而飲水，畫了出來，後來留了成績，懸在班中牆壁上，非常得意。

覺得烏鴉是靈鳥，比我還聰明呢！雖然牠啼的叫聲低沉，沙啞了些，遇見天氣壞時顯得陰森，愈不討人歡喜，但是怎能責怪牠有意咒人，人們主觀的解釋一切，給烏鴉亂加罪名，反咒烏鴉呢？

記得在北平，天剛朦朧亮，五六點的時辰，數千隻大群老刮們便自北向南飛翔，此呼彼應，嗚哇！嗚哇！似在警告，又似在談話，有的空中上下飛旋，似領隊叮囑什麼事情，決無大雁那麼有秩序，排成一字或八字飛行，當真是烏合之衆、烏鴉鴉的一大片。

等到老刮飛完了，天也就大亮了，從小時候

候到少年，老刮的聒噪聲正是我們兄弟姐妹的鬧鐘，誰懶賴在被窩不起來，先起來的便往誰的房間去催：「老刮都飛過了，還不起床，還不趕快，要遲到了！」

「起來！起來啦！老刮都上班去了！快穿校服。」

老刮低飛時，有時掠過棗樹、榆錢兒樹，陽光中有展翅的影子一閃而過，哈巴狗、小花、小黃便追趕影子，狂吠不已，我就笑著追狗，罵牠們呆！

高中二年那年南返，在南京、上海及杭州三地共住了二年，抗戰時期在重慶住了八年，其間遊歷西南、西北十餘省，無論在那一省，看見烏鴉僅是一瞥，不像在北平大群浩浩蕩蕩的烏鴉，竟是生活中必有的點綴。

後來又在台灣住了十六年，走遍全島，烏鴉似消聲匿跡，未曾見過一隻，幾乎把烏鴉都淡忘了。

(未完·下期續)